



# 中共党史人物傳

第十六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编

#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十六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会长 何长工

主编 胡 华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十六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会长 何长工

主编 胡 华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75 插页 8 字数 240,000

1984 年 10 月第 1 版 198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平) 1—35,000

统一书号: 11094·123 定价: (平) 1.50 元

## 目 录

### 关于党史人物研究的几点意见

-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第三次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摘要  
.....王首道 (1)

### 编写党史人物传和精神文明建设

-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第三次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摘要  
.....何长工 (6)

孙炳文	卞杏英 尤亮	(10)
李立三	唐纯良	(27)
毕 磊	卢 权	(94)
张宝泉	李振民 张守宪	(119)
寻淮洲	卢应权 唐伯藩 曾长秋 杨权荣	(129)
杨 林 (毕士悌)	李政文	(162)
郭纲琳	应尔玉 陈哲生 张 逸 毛健人	(177)
董天知	刘洪岳 李成耀	(201)
何功伟	王毓英 杨存厚	黄蔼芙 (209)
邓振询	陈志勇	李佩良 (237)
罗世文	郭久麟	(260)
王观澜	朱杰 高军	(292)

# 关于党史人物研究的几点意见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第三次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摘要

王首道

党史人物研究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历史价值。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时势造英雄”，也就是说，任何历史人物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例如：孔子、孟子、岳飞、文天祥、郑成功以及伟大的革命先驱者孙中山等历史人物，都是他们所处的时势造成的，在秦始皇时代决不会产生民主主义革命者。所以，不同的历史条件是不同时代历史人物产生的育床。研究历史人物，首先必须研究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反过来，通过研究历史人物又可进一步弄清历史事实。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事件是由历史人物和广大群众的活动造成的。所以研究历史人物必须以研究其在某一历史事件中的地位、作用以及事件的发生、发展、消亡的全过程为中心。把一个个事件研究明白了，你才能给这个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评价，看他对历史进步的贡献大小。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同任何历史一样，也是一定历史阶段和条件的产物。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没有中国产

业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没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陈独秀、李大钊等就不可能成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在我们研究者的笔下，需要写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而不是超时代的历史人物。“四人帮”时期那种盲目夸大、别有用心的捧场，说抬谁，一下子就上了天，是超人，是神人；说贬谁，一下子就打入十八层地狱，一无是处，无地自容。这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是违反马列主义的。尊重历史，尊重历史人物，客观地、辩证地、有分析地写历史人物，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党史人物研究者的美德。我们始终如一的目标是写一个典型的、真实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活动的人，而不是任意编造出一个人来，或借题发挥出一个人来。比如说陈独秀、王明、林彪等这样的党史人物，曾作过好事，也曾作过错事，还曾作过坏事，那你就得实事求是地评价他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

党的历史是由许多人物和事件构成的。要写一部真实的全面的党史，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否则几十年几百年以后，我们的子孙后代就要骂我们。我们负责党史人物研究的同志责任是重大的，只有对党史人物作真实的研究，才能为党史提供真实的情节。我们的责任是记载下真实的历史人物，让后人看到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而不是象写《三国演义》那样把《三国志》夸张地加以故事化、形象化。

我们要重视党史人物的历史价值，这个价值要靠我们在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用生花之笔去写出来。所以我们研究工作者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能不能说我们的笔下是一字千金？我看可以，而且应当这样要求。因为再过几十年，你提供的人物传是唯一真实、准确、鲜明、生动的材料，那你的人

物传就是权威的了，它的价值就很大了。就象司马迁的《史记》一样，权威得很，我看是一字千金。

通过党史人物的研究还可以总结历史经验。历史的经验是十分重要的。正确的预言和判断决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特别是重大的社会变革，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往往是一项重要政治决策的基础。我们知道，历史的经验是历史人物和广大群众智慧的结晶，他们的成功和失败对后人都是很好的借鉴。毛泽东同志是很善于也十分重视总结前人的经验的，他在很多著作中都有较详尽的论述。在《实践论》中他强调了前人的实践经验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从陈独秀、王明那里总结了很多经验教训，从蒋介石那里也总结了反面教员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的卓越才干不是突然形成的，有他聪明、敏锐的天才一面，更重要的是他掌握了共产主义世界观，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调查研究实际情况，总结历史经验，从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结合中国实践灵活地运用马列主义、发展马列主义，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成功的秘诀，也是中国共产党胜利的秘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各方面工作的伟大成就，也是因为运用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正确地总结了六十年来、特别是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丰富历史经验，包括毛泽东同志晚年犯错误的教训，同时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实践证明，邓小平同志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两个凡是”的观点是错误的。

所以，研究党史人物，要注意研究其在历史事件中的经验，要注意研究这个人物的优良思想作风，而不要为写人物而

写人物。如果我们忽视和丢掉了历史人物的历史经验和他良好的思想作风，或者说他们对历史经验的贡献，起码可以说，我们的研究工作失去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史人物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党史人物研究要为教育人民和教育下一代服务。所谓教育人民，其中也包括我和在座的各位，不光教育别人和下一代，首先要使我们自己受到教育。讲这个问题必然要联系到党史人物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党的传统和作风，革命者的高尚品德和情操。

教育人的任务是最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持久的任务。有一个时期我们对中国社会发展史、党史、军史讲得少，对革命先辈和革命志士的革命精神、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和他们的道德情操宣传得少，致使一些青少年不关心这些方面的学习，让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一些腐朽没落的污七八糟的东西占领我们的思想阵地。这不能只怪有些青少年们不争气，而应怪我们没有注意抓这方面的教育。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好象一提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了，要集中精力搞建设了，思想领域里的斗争就可以不抓了。有的面对严重的精神污染而不去采取措施，甚至为它提供方便。我们应该看到，在某些地区和部门，精神污染，特别是对青少年一代的影响是严重的。

为了加强对全社会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从事党史人物研究的同志肩负着一项光荣的任务，要把有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的人物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宣传给群众，让人们重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让人们懂得新中国来之不易，让人们明白社会主义新中国定将变成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无限光明的前途，让人们知道自己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地位、作用和光荣责任，从而激发和

调动人们的爱国热忱和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

我们要重视榜样的力量。中国革命史中的英雄模范要大力宣传。五十年代，人们学习刘胡兰，学习董存瑞，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思想，蔚然成风，人们充满了为党为国为人民的奋斗热情。那时不仅仅生产搞得好，社会的公共道德也好。大家常常留恋当时的良好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我们能不能再恢复到那个水平？我看是完全可能的。今天我们有了比那时更充裕的物质生活条件，有比那时高得多的生产技术条件，我们的城乡建设也比那时进步得多，只差一个精神条件，也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只要我们全党重视全党动手，就一定会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目标。我们的党史人物研究者也要为实现这一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要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大家要发挥自己的积极主动精神。有了我们党史人物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小说家、剧作家等等就有了艺术创作的基础，就可以通过小说、电影、电视、戏剧等各种形式对人们进行共产主义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

总之，我们的工作是光荣的、是很有意义的，也是艰巨的。其所以是艰巨的任务，是因为这需要大家进行认真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这样才能写出一个真实可信的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来。

（原载 1983 年 12 月 9 日《人民日报》第 5 版）

# 编写党史人物传和精神文明建设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第三次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摘要

何 长 工

正当纪念毛泽东同志诞生九十周年的時候，我们在湖南长沙，召开全国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我的心情是很兴奋的。

湖南是毛泽东同志的故乡，是毛泽东、刘少奇等同志领导过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的地方，是秋收起义的重要省份，湖南文家市是我党大革命时期战略转移的起点，湖南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发祥地。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披荆斩棘，艰苦创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指引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的胜利，培育了我们一整代人。我们编写党史人物传，就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通过党史人物的传记，用活生生的斗争事迹，体现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的威力。

现在，我们都在热烈地学习《邓小平文选》，小平同志和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党中央，对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大的新贡献。小平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

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应该是我们工作的指导方针。

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了整党的重大决定。我们要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强党员的党性和原则性，发挥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要普遍提高全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水平，提高共产主义觉悟。我们编写的党史人物传，应当在整党工作中，起到良好的辅助教材的作用，就是用著名的烈士和杰出的党史人物的精神和品德作为楷模，来教育党员，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积极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一定能够把党整顿好。

我们要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当前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清除精神污染，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我们要通过党史人物传的编写，让青年学习正面的高尚的共产主义者的形象，用榜样的力量，帮助青年形成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来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精神污染。

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在一九七九年冬经中央宣传部批准成立以来，已经四年了。这四年，来在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同志们共同努力下，我们编成了十五卷《中共党史人物传》，包括一百七十一位著名的党史人物的传记，共计三百七十五万字。在研究会成立之初，我痛感到抢救活资料的重要。我曾经说，这个研究会成立已经晚了，要动员和组织全国广大同志来从事这一工作。四年来，我们总算编出了这一百七十一位党史人物的传记，抢救下来许多珍贵的资料，给党史研究也提供了不少新材料。社会上的反映是良好的。党中央对我们的工作是很关心和支持的。

同志们都想一想，无数革命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英勇地牺牲了，他们为革命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用鲜血染红了我们的江山，许多先烈没有给我们留下姓名，但他们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我们要永远怀念他们，悼念他们。对于部分杰出、著名的党史人物，我们这些幸存者、后来者，要给他们立传，也有责任给他们立传，把他们的功绩永远载入我党的史册，以教育我们的子子孙孙，发扬他们的精神，学习他们的榜样，开创新的事业。我在有生之年，一定义不容辞地尽我的一份力量。

作好这一工作，要依靠我们广大同志的努力。我们对于党史人物传的写作态度，必须是严肃的、认真的、准确的。党史人物传记所写的事，必须花工夫反复考订核实，使每篇传记都成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信史。切不可随意虚构。对每一个党史人物的评价，必须采取科学态度。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人民创造历史，党史人物是人民的一员，党的一员，是人不是神。我们不可把个人作用任意夸大，写得神乎其神。但党史人物又是人民中优秀的儿女，杰出的代表，我们也要写出他们的革命的精神面貌和英雄气概来。对前人的功过是非，要作科学的公正的评价。他们是革命的开创者，创业维艰，开创一个事业，历尽艰险，是很不容易的。开创者在黑暗中摸索，寻求真理，探索规律，积累经验，往往走过许多崎岖坎坷的道路，有时走了弯路，发生迷误；开创者有他的弱点，每个人都有时代的局限性；我们不要苛责前人，苛求于前人，不能因为一位前人生前有过错误，就一笔抹煞，认为一无是处；也不要文过饰非，把一位党史人物写成没有发展过程的没有曲折的天生的完人；更不要把错误写成正确。我们要给每个立传的党史人物以正确的估价，在科学地评价人物中，给人们以启示和教

益。

我希望各地同志能很好地交流调查访问、核实材料、如实地写出传记的经验，交流研究党史人物的新发现的重要材料和心得，提高传记作品的写作质量，加快编书进度。我们要克服困难，深入走访，奋力抢救资料，争取在今后五、六年内能完成五十卷。陕西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工作是好的，对此，我们表示感谢。

# 孙炳文

卞杏英 尤亮

孙炳文，字濬明，一八八五年生于四川省南溪县城中正街。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一九二二年与朱德留学德国，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应党的召唤回国，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兼黄埔军校主任教官<sup>①</sup>等职。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在上海被蒋介石杀害。

## (一)

孙炳文出身于贫苦家庭，父亲孙步蟾以种菜为生。一八九三年孙炳文八岁时，见同伴纷纷上学，很为羡慕，央求父母让他读书，但因交不起四吊钱的学费未能如愿，后由亲戚资助，方得上学。小学毕业后，他依靠在外经商的八哥炳章的供给，离开南溪去邻县叙府（今宜宾县）读中学。在叙府，他目睹劳动人民的辛酸生活和富人仗势欺人的情景，常在作文中流露出对旧社会的愤慨与不满，被头脑顽固的国文教员认为大逆不道，竟至以退学相威胁。

一九〇八年，孙炳文中学毕业，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文科预科班。因四川去的学生多数较贫穷，他得以免

---

① 《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7册第2节。

交伙食住宿费。孙炳文学习非常刻苦，寒暑假也不返乡，经常出入于图书馆，博览群书，成绩名列前茅。他的地理、历史、国文考卷常常被陈列在阅览室供同学们观摩；加之，他处事谦虚谨慎，又乐于助人，团结同学，深受同学们的尊敬。

孙炳文时刻关心国家的政治形势。当时中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夜，各种思潮比较活跃。他经常阅读同盟会办的《民报》，逐渐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一次，上伦理课，孙炳文针对封建伦理的虚伪性，当众向教师发问，问得教师无语答复，这下触犯了校规，被记了大过处分。孙炳文不服气，在年终考试的作文中又抨击校方是“叶公好龙”、“尸位素餐”<sup>①</sup>。学校当局十分恐怒，就把他开除了。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长由严复担任。在校的四川学生和福建学生，向校长陈述了孙炳文和福建另一学生林某被无理开除的情况，要求校方收回成命。严复立即调卷审阅，对孙、林两学生大为赞扬，同意恢复他们的学籍。于是，孙炳文复返北大求学，直至毕业。

在此之前，孙炳文曾参加过京津等地激进青年组织的、主张暗杀活动的“铁血团”，并经同学甄尔仁的介绍，认识了汪精卫。汪精卫、罗世勋、黄复生因在北京银锭桥谋刺清醇亲王载沣案被捕，孙炳文常于星期天约友前去探监。汪等三人保释出狱后，孙炳文仍赞同恐怖主张，与任锐<sup>②</sup>等人不顾个人安

---

①访问黄志煊谈话记录。

②任锐又名任纬绅，河南新蔡县人，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参加过“铁血团”，后加入同盟会。1913年与孙炳文结婚，孙炳文牺牲后，她坚持革命，1936年参加共产党，在延安时人们称她为“妈妈同志”。1949年4月病逝于天津。

危，多次出入北京车站参与运送武器等活动。

嗣后，“铁血团”、共和会加入同盟会，成立中国同盟会京津支部，简称京津同盟会，总部设天津。孙炳文也随之加入同盟会，被大家推举为京津同盟会文牍部长<sup>①</sup>（似秘书长）。在同盟会里，孙炳文积极工作，出席各种大小会议，起草宣言和来往函电。当时京津同盟会在天津办了两个报纸，一个是《民意报》，由赵铁桥主编；另一个是《民国日报》，由孙炳文任总编辑<sup>②</sup>。《民国日报》的发刊词，就是出于孙炳文之手，写得深刻犀利，有鼓动力，受到读者的欢迎。该报还辟半页为妇女版，由任锐等三位女同志负责组稿，宣传妇女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具有一定影响。

一九一二年，《民国日报》由天津搬到北京宣武门外大街。孙炳文在报上对袁世凯篡权的罪行大张挞伐，并与当时拥袁的“进步党”报纸进行笔战。出于对“进步党”报纸造谣、污蔑的愤怒，“有一次，孙炳文一人跑去将该社捣毁，并用拳头把玻璃穿衣镜打得稀烂，返时两手血淋淋。”<sup>③</sup>表现了他与“进步党”势不两立的立场。

一九一二年八月，同盟会联合其它政党改为国民党，设党部于北京。同盟会所办报纸也易人，孙炳文、任锐等遂纷纷退出。

一九一三年春，孙炳文与任锐在北京结成革命伴侣。不久，“铁血团”暗杀袁世凯事件败露，孙炳文是被捉拿对象之一。经同学好友刘云门的资助，他偕任锐乘火车离北京回四川老家。

---

①任锐：《孙炳文同志的简史》，转引自南溪县文史资料选辑。

②访问张申府、梁漱溟记录，梁为该报通讯员，张与郭人林关系密切，亦为该报写文章。

③任锐：《孙炳文同志的简史》。

家。回川后以教书为业，先后担任成都省垣叙属联合中学教员、遂宁师范学校教员<sup>①</sup>。

## (二)

一九一七年，孙炳文经八哥炳章的好友李贞白介绍，认识了朱德。初次见面，他即感朱德是“大雅绝俗，无阴粗之难近”<sup>②</sup>。同样，朱德对孙炳文德才双全很为敬佩。他们志同道合、肝胆相照。后来，孙炳文到朱德旅部任参谋（即参谋），成为朱德个人顾问。两人朝夕相处，成为莫逆之交。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很快传入中国。朱德特地在泸州住家布置一间精致的书房。孙炳文是书房的常客。他们如饥似渴地从书报杂志中学习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经常展开热烈的讨论。对于苏俄主张的“不劳动者不得食”很赞同，对人人有劳动权利很佩服，并为俄国红军推翻沙皇统治和驱逐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军队入侵的英勇事迹所感动，也为中国护法战争再次失败、军队越战越少而担忧。革命不成功，壮士苦彷徨。孙炳文在《行路难》长诗中写道：“天阶月冷，明月出东方，涕彷徨。君看孤雁，已过横塘，我何为独此室处，与蜉蝣抢攘。”“嗟夫，此境之不可以终留兮，又不可勿遽。还犹豫。君看去来今豪杰，娘作烟丝何处。”“青天一挥手，已在层云端。男儿报国耳，莫取孤筝弹。圣人邈天际，君看披心肝。”<sup>③</sup>反映了他当时矛盾的心情，也表明了他

①赵子祥：《对孙炳文烈士的片断回忆》。

②《朱母潘老太夫人荣哀录》，《革命文物》1979年第1期。

③《心声》杂志1919年第1卷第1期。